

2615

同形词与汉语词汇史研究

姚永铭

(浙江大学 汉语史研究中心,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同形词是一种客观存在,汉语词汇史研究要关注同形词问题。相同的字形在不同的时代可能代表不同的词,词汇史研究应该打破字形的束缚,还语言以本来面目。

[关键词]汉语史;词汇史;同形词;文字

[中图分类号]H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442(2006)02-0053-06

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其主要资料是用汉字记录的古代书面语言。“我们所要研究的是近代汉语口语的情况,但近代汉语口语的情况只能通过保存至今的书面材料才能了解到,而这些书面材料情况相当复杂。有时代的问题,文白夹杂的问题,地域方言的问题等等。”^{[1][p330]}除了蒋先生提到的这些问题以外,还有词与字不相应的问题。由于种种原因,文字与语言中的词并不一一对应。

文字与词汇的不相对应,大致上有三种情况:一是语言中已有相应的词,暂时却没有相应的字,也就是说字的产生晚于词的产生,这就是一般所谓的“有音无字”;一是同一个词,不同的时代用不同的字来表示;一是同一个字,不同的时代表示不同的词。前一种情况是最常见的,由于口语稍纵即逝,我们今天研究汉语词汇史,只能依赖于明知有缺陷的汉语书面语,不过我们通过这并不完美的书面语,还是可以约略知道某词至少在某个时代已经产生,尽管我们无法确切知道该词产生的准确年代。“指出某个词或词义最先见于某一文献并不意味着它在语言里就产生在这个文献的撰著年代;找出最早用例的目的只在于确定某一个词或词义产生的时代下限,即是说它在语言里出现不晚于某个时代。”^{[2][p17]}后两种情况,由于汉字的作祟,往往将我们的研究引入歧途,这是我们需要特别加以注意的。因限于篇幅,本文着重探讨同一个字不同的时代代表不同的词的问题。

裘锡圭先生在《文字学概要》中提出了“同形字”的概念:“不同的字如果字形相同,就是同形字。”^{[3][p208]}这是从文字字形的角度说的。就词汇而言,不同的词如果用相同的字形(读音不一定相同)来记录,也可以称为同形词。

纵观整个汉语词汇史,同形词是一种客观存在。不同的词,由于种种原因,用一个相同的字形来表示,它们往往只是字形上的偶合,而并没有历史相承的关系。就好像编纂辞书时用A₁、A₂、A₃分列为不同词条一样,词汇史研究也不能因为它们有相同的字形就当作同一个词,而应该作不同的词来处理。在这方面,我们确实应该向清人学习,“因声求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

1. 吃(喫)

如果单纯从字形考虑,“吃”字出现挺早。

《说文·口部》:“吃,言蹇难也。”义为今语之“口吃”。^① 这从古代文献的用例即可证明。《方言》卷十:“謇,极,吃也。楚语也。亦北方俗语也。或谓之軋,軋軋,气不利也。乌八反。或谓之澀。语澀难也。今江南又名吃为喫,若[当作苦]兼反。”荀悦《前汉纪》卷十:“相如口吃而善著书。”表示“吃饭”义之“吃”,其前身应为“喫”。“喫”字始见于《庄子》。《庄子·天地》:“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噢诟索之而不得也。”成玄英疏:“噢诟,言辩也。”“噢诟”应为神话人物,与“吃饭”义无关。《说文新附》:“噢,食也。”郑珍新附考:“《说文》:‘齧,噬也。’即‘噢’本字。从口犹从齿;契声与刼声一也。唐人诗始见此字,盖六朝已降俗体。”^{[4][p227]}“齧”未必就是“噢”字之源,“噢”字也未必真的是“六朝以降俗体”。^②《玉篇·口部》:“噢,啖也。”^③贾谊《新书·耳痹》:“越王之穷,至乎噢山草,饮腑[通腐]水,易子而食。”《齐民要术·养羊》:“羖羊但留母一日。寒月者,内羔子坑中,日夕母还,乃出之。坑中暖,不苦风寒;地热使眠,如常饱者也。十五日后,方噢草,乃放之。”^{[5][p427]}《世说新语·任诞》:“友闻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噢,故冒求前耳,无事可咨。”佛经中表示吃食义的“噢”也有较早的用例。旧题后汉安世高译《佛说奈女祇域因缘经》:“祇域乃取一梨,噢食其半,以毒药著爪甲中,以分余半。”西晋竺法护译《佛说无量清静平等觉经》卷4:“自用赈给,不畏防禁,饮食无极,噢酒嗜美。”说明汉魏六朝时已用“噢”表示吃食义。^④

2. 喝

《说文·口部》:“喝,漱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喝,音之歇也。”《玉篇·口部》:“喝,嘶声也。”义为声音嘶哑。与“喝水”义无涉。王凤阳《古辞辨》:“‘喝’的‘饮’义出现得很晚,可能是元代的北方方言,如元杂剧《陈州糶米》‘俺两个别来无甚事,都去狗腿湾王粉头家里喝酒去来’。即使元代,亦不多见,到18世纪中叶,在反映北京话的《红楼梦》中才多起来。”^{[6][p749]}王力先生也认为:现代喝的概念,上古用“饮”字表示……直到南北朝时代,也还是如此(《世说新语·方正》:“周侯独留与饮酒话别”)。唐代以后,饮的概念可以用“噢”字表示。用“喝”来表示饮的概念,那是明代以后的事。^{[7][p110]}

那么是不是说“喝”直到元代甚或明代才出现呢?

应该说不是。智慧琳《一切经音义》卷37“欲取”条:“上呼恰反。张衡《西都赋》云:‘欲澧吐滴也。’《说文》云:‘欲,啜也。从欠合声。’《经》从口作哈。”又卷40“吸欲”条:“下呼蛤反。《说文》云:‘欲,歃也。从欠合声。’《经》本作哈,通俗字。”又卷52“呼哈”条:“古文欲、𩚑二形,同呼合反。《说文》:‘欲,啜也。’”又卷58“欲烟”条:“呼市反。欲犹饮取也。《说文》:‘欲,歃也。’”又卷62“欲粥”条:“上呵阁反。《考声》云:‘大歃也。’或作哈,俗字也。”又卷63“歃欲”条:

①章太炎《新方言·释言》:“唐人言喫饭,今人言吃饭。吃本口吃字。”见《章太炎全集》(七)第8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②王凤阳《古辞辨》第750页云:“‘噢’最初可能是方言,是从牙齿咀嚼的‘啮’、‘齧’演化来的。‘噢’出现于六朝时代,在唐宋之后才广泛通行。”盖本郑珍立说。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其实“噢”为溪母字,“啮”为疑母字,后者未必就是由前者演化而来的。

③空海《篆隶万象名义·口部》未见“噢”字。

④向熹《简明汉语史》上册第490页:“本作‘噢’。产生于六朝。《玉篇·口部》:‘噢,啖也。’……唐代开始写作‘吃’。”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

⑤我们在《四部丛刊初编·集部》元人文集中找到用例。《秋涧先生大全集》卷二十:“既而饭岩峰丈室,眺上方重阁,降观涌泉,步入灵源洞,度喝水岩,登天风海涛亭。”

“下愁合反。《太玄经》云：‘下欲上欲也。’宋忠注云：‘欲，合也。’《西京赋》云：‘欲澧吐瀉也。’《说文》：‘欲亦噉也。从欠合声。’”又卷76“呼欲”条：“下呼欲反。《说文》云：‘噉也。从欠合声。’《经》文作哈。”可见在佛典译文中常用“欲烟”、“欲粥”，或与“呼”、“吸”、“噉”等同义词连用。敦煌变文中也有运用。《敦煌变文集》卷二《叶能净诗》：“道士奏曰：‘其酒已当，实欲不得。’”“欲”、“喝”同音，后来就用“喝”代替“欲”。清蔡爽《官话汇解便览》卷一云：“食茶，正欲茶。噉汤，正欲汤。”^{[8][p1557]}即以“欲”为“喝”之正字。许庄叔《黔雅·释颂体》：“《说文》：‘欲，噉也。’呼合切。今言饮均曰欲，若曰欲茶、欲汤矣，通以喝为之。”余心乐《赣西方言词考释》：“今谓欲为欲，用喝字。”^{[9][p4964]}也都认为“欲”即“喝”字。

从“喝”字的情形来看，我们找到早期的“喝”字，与“喝水”无关，找到较晚的用例，似乎又不是该词的源头。

3. 扛

从字形的角度来看，“扛”字产生的时间很早。

《说文·手部》：“扛，横关对举也。”段玉裁注：“凡大物两手对举之曰扛。项羽力能扛鼎，谓鼎有鬲，以木贯鼎耳而举其两端也，即无横木而两手举之亦曰扛，即两人以横木对举一物亦曰扛。《字林》：‘捎，扛，舁也。’”此字与今普通话肩扛之“扛”形同，但音义俱异。

《集韵·讲韵》：“𢲏，山东谓担荷曰𢲏。或作扛。通作僦。”音“虎项切”。《广韵·讲韵》：“僦，虚憺切。担僦。”《汉语大字典》即以此为今“扛”字之源。《凡海书》：“𢲏，狂去。以肩背驮物也。北京谓之𢲏肩，读狂音。或作扛、僦、夯。”^{[10][p1552]}《中华大字典》：“山东谓担荷曰𢲏。或作扛。通作僦。见《集韵》。今浙人亦有此语。俗从大力作夯。”^{[11][p685]}又：“夯，大用力以肩举物。见《字汇》。《正字通》云：北音读如抗。六书无夯。”^{[11][p449]}我们以为，此字与今义虽同，然语音有别，是否即为今“扛”字之源，还很难说。

文献中还有作“抗”的。《醒世姻缘传》第十五回：“各人把被套抗在肩头，问了路，走了五六里，倒也果然有座香岩寺，规模也甚是齐整。”此“抗”字也未必就是普通话“扛”的前身，因为两者声调不同。

清梁同书《直语补证》：“《周礼·夏官》服氏‘抗皮’注：‘主举藏之。’举与藏，两义也。今人言藏物曰抗了，读仄。言举物曰抗了，去作平声读，即此。《淮南子·说山训》：‘百人抗浮，不若一人挈而趋。’高诱注：‘抗，举也。浮，瓠也。百人共举，不如一人持之走便也。’此举物曰抗之证。”^{[8][p409]}我们虽然不同意梁同书“举与藏，两义也”的说法，^①但是非常值得庆幸的是，从这条记载来看，早在清末，表“扛举”义之“扛”已作平声读。

比这更早，19世纪中期，英国人威妥玛编著的汉语课本《语言自迩集》，其“音节总表”列有“康扛慷炕”，^{[12][p33]}很明显将“扛”字读为阳平调。其“声调练习”部分有具体的注音和说明：“扛抬 k'ang² t'ai²……担负，如用肩膀扛 k'ang 行李；两个人用杠子就是‘抬 t'ai’；或，一般地搬运。”^{[12][p363]}说明至迟在清代中后期，北京话中“扛”就有阳平的读法。

4. 怕

“怕”字也是产生很早的一个字，但早期用为“憺怕”（即“澹泊”）之“怕”，后代才以之表害怕义。《说文·心部》：“怕，无为也。”清段玉裁注：“《子虚赋》曰：‘怕乎无为。’憺怕俗用澹泊为之，假借也。澹作淡，尤俗。”又云：“今人所云怕惧者，乃迫之语转。”《凡海书》：“怕，耙去。恐惧也。

①“举”为“弄”之同音借字，“举藏”为同义连文。

文言之曰惧,质言之曰怕。亦作懾、把。《说文》:‘怕,无为也。’乃淡泊之泊,今借为恐怕字。”^{[10][p1513]}王凤阳《古辞辨》:“‘怕’最初不作畏惧解……它们都是淡泊清静的意思,与惧怕无关,所以《说文》说‘怕,无为也’。用‘怕’来表畏惧是唐以后的事。韩愈《二鸟》‘鬼神怕嘲咏’的‘怕’,才是今义的怕,《集韵》‘怕,惧也’。”^{①[6][p853]}章太炎《新方言·释言》:“《说文》:懾,惶也。或作怖。普故切。今人谓惶惧曰怖,转入禡韵,以懾怕字为之。唐义净译佛律已作怕惧。”^{[13][p55]}

说“怕”至唐代才表示惧怕义,恐怕嫌稍晚。佛经中的用例时代要早得多。西晋竺法护译《普曜经》卷六:“波旬已见缚束,勇猛巧言,自懾怕。”(308年)姚秦竺佛念译《出曜经》卷十一:“言使投意可者:人之处世,当习方俗,或相颜而出语,或听彼进趣而后报,恒适彼人意,良宜得所。或现威怒,怯怕时人;或现羸弱,伏从于人。将护其意,令彼得所,是故说曰言使投意可也。”(374年)元魏吉迦夜共昙曜译《杂宝藏经》卷十:“时耶输陀罗,著白净衣,抱儿在怀,都不惊怕。”(472年)据此,则至迟在四世纪初汉语文献中已用“怕”表示惧怕。

5. 拌

“拌”今义为搅拌,但文献中最早看到的“拌”与此音义俱异。《方言》卷十:“拌,弃也。音伴,又普盘反。楚凡挥弃物谓之拌。”《广雅·释詁一》:“拌,弃也。”王念孙疏证:“拌之言播弃也……播与拌古声相近。《士虞礼》:‘尸饭播馐于筐。’古文播为半,半即古拌字,谓弃馐饭于筐也。”《玉篇·手部》:“拌,普盘切,弃也。又音伴。”《广韵·桓韵》:“拌,弃也,俗作拚。”章太炎《新方言·释言》:“今谓弃身曰拌命。拌转为粦。《说文》:三辅谓轻财者为粦。普丁切。今语犹然。”^{[13][p65]}

“拌”作“搅拌”义用,时间也颇早。《齐民要术·种葱》:“一亩用子四五升。炒谷拌种之。葱子性涩,不以谷和,下不均调;不炒谷,则草秽生。”又《饼法》:“治面砂粳法:簸小麦,使无头角,水浸令液。漉出,去水,泻著面中,拌使均调,于布巾中良久挺动之,土末悉著麦,于面无损。”唐金刚智译《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经》卷四:“又以酥油乳蜜等,相拌和已,小杓酌之,数至一百八遍,沃火供养。”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四十:“拌之,上盘满反,上声字也,亦通去声。《考声》云:‘拌,搅也。’《韵诠》:‘拌摊,相和兑也。’《字统》:‘从手半声。’经作泮,非也。”又卷十六:“沫拌,下盘满反。《考声》云:‘留止也。’以此与彼相和搅曰拌。从手半声。”

文献中表搅拌义还有别的写法。《集韵·缓韵》:“稗,物之相和。通作伴。”《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卷十二:“降真香,出黔南,伴和诸杂香,烧烟直上天,召鹤,得盘旋于上。”

6. 划

《集韵·麻韵》:“划,舟进竿谓之划。或从手。”这大概是“找”字在韵书中的最早记载。但这是“划船”之“划”的异体字,与寻找无关。

直到明代文献中才有“找”用作“寻找”义。明沈榜《宛署杂记·民风二·方言》:“寻取曰找。”^②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三《事部一》:“今人俗字有夯和朗切、歪和乖切、晏少、^③擎欽去声、找爪、帮榜平声、华箭、苙苦等字,然多见之俗牒耳。余观《海篇直音》中所载,视《说文》不啻百倍,盖

①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第215页:“《论衡·四讳》:‘孝者怕人刑辟’。这可能是现存古书中使用惧怕之‘怕’的最早一例。但是也有人认为这个‘怕’应读为‘迫’。”商务印书馆1988年。前说见于刘盼遂《论衡集解》,后说见于吴承仕《论衡校录》,并详黄晖《论衡校释》第971页,中华书局1990。

②此书编著于明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以后。

③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二:“音少,杭人谓男之有女态者。”(第144页,中华书局1985年)

人以意增减之,无非字者,恐将来字学从此益淆乱矣。”^{[14][p270]}《凡海书》:“找,早。添补也,俗言找数、找补。又寻觅谓之找,俗言寻找。”^{[10][p1578]}《中华大字典》:“俗音爪。凡寻觅人物曰找。”^{[11][p609]}

那么是不是直到明代以后寻觅才说“找”呢?恐怕未必。

元杨文奎《翠红乡儿女两团圆杂剧》第二折:“王兽医也,一不做,二不休,确的遶着四村上下,关厢里外,爪寻那十三年前李春梅。”^{[15][p221]}元李文蔚《同乐院燕青博鱼杂剧》第一折:“你道是他打了我呵,似房簷上揭瓦,不信道我打了他呵,就着我这脖项上披枷。调动我这莽拳头,搦动我这长梢靶,我向那前街后巷便去爪寻他。”^{[15][p120]}郑光祖《钟离春智勇定齐》第二折:“众将士,俺四下里抓寻玉兔去来。”^{[16][p444]}《京本通俗小说·拗相公》:“客官坐稳,我替你去抓寻去。寻得下莫喜,寻不来莫怪。”据此,至迟在元代,就有表示寻找义的“找”,只不过字形作“爪”、“抓”罢了。

7. 扮

“扮”字见于《说文》,然与“打扮”义无关。《说文·手部》:“扮,握也。从手,分声。读若粉。”朱骏声通训定声:“假借为奋。《广雅·释诂一》:‘扮,动也。’又为粉。今俗用为优人妆扮字。”清顾张思《土风录》卷九:“饰貌修容曰打扮,见黄公绍《竞渡歌》:‘朝了霍山朝岳帝,十分打扮是杭州。’《广韵》‘扮’注:‘打扮也。’《中原雅音》:‘装扮也。’扮本音问,此音班去声。”^{[8][p273]}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四:“《说文》本有之字,世俗借为它用者,如‘扮,握也,读若粉’,今人读布惠切,以为‘打扮’字。”^{[17][p84]}

打扮之“扮”始见于唐代文献。蒋斧印本《唐韵残卷·衲韵》:“扮,打扮。出《字林》。晡幻反。”^{①[18][p662]}据周祖谟先生的研究,此书可能写于代宗之世。^{[18][p912]}

此后在宋代文献中使用渐多。《广韵·衲韵》:“扮,打扮。晡幻切。”《集韵》未见,《类篇·手部》有“博幻切”之音,无释义。宋卢炳(公元1131年前后在世)《少年游》:“绣罗褰子间金丝。打扮好容仪。晓雪明肌,秋波入鬓,鞋小步行迟。冠儿时样都相称,花插幪双枝。倩倩精神,风流情态,惟有粉郎知。”宋杨无咎(1636~1724)《探春令》:“搦儿身分,测儿鞋子、捻儿年纪。著一套、时样不肯红,甚打扮、诸余济。”又《两同心》:“月可中庭,夜凉初燕。见个人人、越格风流,饶济济、人时打扮。”宋佚名《大宋宣和遗事·亨集》:“杨戩奏个甚的,使徽宗游玩市廛。杨戩道:‘陛下若摆动鸾舆,则出警入跸,左言右吏,市井肃清,反不自由。莫若易服,妆扮做个秀才儒生,臣等妆为仆从,自后载门出市私行,可以恣观市廛风景。’”元代文献中也屡用不绝。元白仁甫《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杂剧》第二折:“嘱咐你仙音院莫怠慢,道与你教坊司要迭办。把个太真妃扶在翠盘间,快结束,宜粧扮。”^{[15][p173]}元高文秀《黑旋风双献功杂剧》第一折:“我今日改换了山寨的丑名,我打扮做个庄家后生。我着那捕盗官军摸不着我影,忒搦杀,好相争,我和他斗迎。”^{[15][p321]}此词一直保存至今。

之所以提出在汉语词汇史研究中要注意同形词的问题,是因为现代的词汇史研究越来越多地借助计算机处理文献材料,人们越来越觉得找某一个词的文献用例或者探究一个词的演变历史不是一件难事,这当然是一个进步。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注意这样一个问题:计算机永远不可能取代人的作用。检索到一个词,而这个词很可能并不是我们真正要研究的那个词,而仅仅只是外表相同。这种情况是在利用计算机时应该注意的。我们应该利用计算机,但不能一

①《唐韵》所谓“出《字林》”,恐怕并不是“打扮”之“扮”出《字林》,而是表“扮动”、“扮握”之“扮”出《字林》。

味依赖计算机。

语言和文字是层次不同的两个概念,相应地词和字也是层次不同的两个概念。一方面,我们今日研究汉语词汇史,必须依据用汉字记录的古代书面语言;另一方面,字与词并不是一一对应的,我们研究汉语词汇史,必须打破字形的束缚,还语言以本来面目。

参考文献:

- [1] 蒋绍愚. 近十年间近代汉语研究的回顾与前瞻[A]. 汉语词汇语法史论文集[C].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 [2] 张永言. 语文学论集(增补本)[C]. 北京:语文出版社,1999.
- [3] 裘锡圭. 文字学概要[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 [4] 郑珍. 郑珍文集·小学[M]. 贵州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
- [5] 缪启愉. 齐民要术校释(第二版)[M]. 北京:农业出版社,1998.
- [6] 王凤阳. 古辞辨[M]. 吉林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
- [7] 王力. 汉语词汇史[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 [8] 长泽规矩也. 明清俗语辞书集成[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 [9] 许宝华,宫田一郎. 汉语方言大词典[M]. 北京:中华书局,1999.
- [10] 刘心源. 凡海书[M]. 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7.
- [11] 陆费逵,欧阳溥存. 中华大字典[Z]. 北京:中华书局,1978.
- [12] 威妥玛. 语言自述集[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13] 章太炎. 章太炎全集(七)[C].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 [14] 谢肇淛. 五杂俎[M]. 上海:上海书店,2001.
- [15] 臧懋循. 元曲选[M]. 浙江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 [16] 王季思. 全元戏曲(四)[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 [17] 陈文和. 嘉定钱大昕全集(七)[C]. 江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 [18] 周祖谟. 唐五代韵书集存[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Homograph and the Study of History of Chinese Glossary

YAO Yong-ming

(Center for Study of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The existence of homograph is obvious. The study of history of Chinese glossary should address itself to this issue.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same fonts could have different meaning. The study of history of Chinese glossary should be iconoclast and it should reinstate the original appearance of different word fonts.

Key Words: history of Chinese; history of glossary; homograph; characters

[作者简介]姚永铭,男,浙江桐乡人,文学博士,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汉语史研究。

[责任校对:舟人]